

离 别

□阜南县第七小学 贾丽媛

离别是惆怅的，是酸楚的；离别是磨砺，也是成长。

最近在网上看到一个短视频，只有短短几秒钟，但却很温暖。视频里的爸爸抱着还不会走路的女儿，把女儿带有红色印泥的脚摁在纸上，和女儿签下协议书：“答应爸爸长大后绝不远嫁。”视频只为搞笑，却击痛了很多异地生活的父母儿女的心。儿女终究要长大，父母终究要老去，在匆匆忙忙的人生旅途中，我们不得不选择一次次艰难的别离。

最初体验的离别，是幼时对家人的依赖。小学四年级时，我离开父母，独自到县城上学，每一次离开家的那一瞬间，泪水都忍不住在眼眶里打转，内心承受着难以想象的离别煎熬。后来我实在忍受不了离开父母的生活，又央求父亲把我转回到镇上读书。重新回到父母身边，我内心归于平静，也多了一些学习生活的欢乐。

初中毕业，我和妹妹都考上了县城一中，父母很高兴，在城里买了房子，并让三姨照顾我们。那时学习很紧张，暑假也在补课，一年仅能回家两三次。这个时候的每一次离别都不再流泪，因为心里想着更重要的事。后来父母也搬来县城，期盼已久的团聚愿望终于实现。随之我和妹妹同时考上大学，年轻的心已飞向远方的世界，那个时候的我们一心想着离开这个家和这个小小的县城。

大学新生报到，父母送我上大学，离别时我却哭成泪人。大一新生军训时我打电话给父亲，我在这边哭，他在那边哭。渐渐的，我和妹妹都适应了大学生活，偶尔给家里打电话，偶尔姐妹之间通个电话。那个时候的我们都没意识到，就是我们离家越来越远的时候，一起长大的我们已不再有机会每天一起吃饭、一起睡觉。这时，离别是我们不断成长的脚步。

大学毕业后，我回到老家教书，工作的头三年我是和父母住在一起的。工作第四年，在亲人朋友的祝福中我走进了婚姻的殿堂。结婚后，我们的新家离父母家仅有步行五分钟的距离，亲情的幸福感没有衰减，反而与日俱增！

与妹妹的离别是对亲情的不舍，妹妹大学毕业后考取了研究生。我结婚的第二天适逢她研究生毕业，她也在这一天坐上了前去上海的火车，去追寻她的爱情，因为她大学时期的男友在上海的中科院读博。三个月后，妹妹回男友老家山东举办了婚礼，我父母坐火车去山东参加了她的婚礼。

妹妹完婚之后就回到了上海，从租筒子楼到了自己的房子，并有了稳定而高薪的工作，他们靠自己的双手在这座城市扎下了根。我时常会想，妹妹从小做家务就不如我，后来有没有学会做饭呢？去年，小弟带着母亲去了妹妹家，今年我们一家三口也去了妹妹家，发现很多生活常识她还是不知道，她拿晒过的米熬了八宝稀饭，不黏也不糯，可他们却喝得很香，我也只好假装很香地把她的劳动果实全部喝掉。回来后每当我在家里喝着婆婆熬的又软又糯的稀饭时，心里总是一阵阵酸楚和心疼。

最让我痛彻心扉的离别，是与爷爷的永别。2011年5月27日，我大学毕业之后两年不到，我永远地失去了我亲爱的爷爷，那一年他82周岁。他去世之前半个月我曾去看他，我以为我还有很多机会去看他，于是就那样没多说几句话就离开了。没想到这样的离别，竟成了永别。

离我最近的离别，是与女儿的分离。2015年暑假，我生下了女儿。这个我和老公盼望已久的宝贝，让我们爱不释手。产假和寒暑假连在一起，整整7个半月，我不曾离开过她半步，小心翼翼地照顾着她。她一周岁生日差三天的时候，我离开她去芜湖读在职研究生，之前为了生她，我已经休学一年。从阜南到阜阳火车站，我的眼泪始终没有干。在三天后她生日那晚的10点半，我赶了回来，之后再连夜赶回去上课。后来出去学习的时候越来越多，渐渐的，再也没有那种难舍难分的感觉，只是淡淡的想念。等她以后上了幼儿园、小学，我们每天就只有早晚才能见到她了，上了初中和高中，和她在一起的时间就更少了，等上了大学，便是离别的开始。

龙应台在《目送》中说过：“我慢慢地、慢慢地了解到，所谓父女母子一场，只不过意味着，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。你站在小路的这一端，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，而且，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：不必追。”总有一天，女儿也会犹如小鸟一般，扑棱扑棱翅膀，想飞到哪就飞到哪。我们到时候再慢慢看着女儿的背影，不追……

白面馍，那段青葱记忆

□萧县龙城镇梅村小学 李 梅

当我攥着铁硬的白面馒头，揭掉它皮肤一样光滑的外皮，用细瘦的食指摩擦，就会唰唰掉下来粉末一样细小的面粉，把它们隆在手心，然后一抬手，一张嘴，数不清的面粉就一起跑进嘴里，慢慢化成一个小姑娘香甜的梦……

爱上白面馒头那年，我七岁，上小学一年级。之所以记忆深刻，是因为那年暑假后开学第一天，我怀揣求学的新奇和渴望，挎着妈妈用碎布缝制的新书包，走到学校，头上就有些冒汗，头皮却针扎一样火烧火燎地疼。最后实在受不了，就告诉老师难受。郭老师摸摸我的额头，很烫，就让我回家了。一跨进家门，我就忍不住朝正在喂猪的母亲发火：“药虱子，药虱子，干脆把我药死得了！”母亲看我小脸通红，赶紧放下猪盆，去压井边打了一盆清水，给我洗头。她边洗边说：“丫头，咋还赖上我了？头上生虱子，表皮的事儿，咱农村人都是搓点洗衣粉，速得很……”我丝毫听不进母亲的唠叨，只记得当时心里特别委屈，嚎啕大哭，母亲不得已变戏法一样拿出一个拳头大的白面馒头才哄好我。就是这个香甜的馒头，我把它搓成粒吃完，竟温暖了开学后的每一天。

现在，每当我给孩子们讲起这件事，他们都觉得不可思议。是啊，以现在的生活条件，他们也许做梦都想象不到当时贫穷的程度。记得小时候，住的是土墙茅草屋，家里姊妹多，住得拥挤，吃得也差。我小时挑食，好长时间碗里不见肉星，就天天不沾菜，瘦得皮包骨头。每天做梦都是吃，有时梦到一馍筐白面馒头瞅着我笑，然后任挑任选，当时那个开心劲都忍不住笑出声来……

梦总是美好的，现实却是残酷的。每到开饭时，饭桌上除了零星咸菜和稀饭，就是金黄的玉米饼和黑黑的红薯面窝头。玉米饼虽然好看，但口感生硬，强咽下去还刺得喉咙疼；红薯面窝头倒是一年四季不断，但是一次不能多吃，吃多了胃里就难受，吐酸水。于是就日思夜想白面馍馍来！

我家地处故黄河冲积平原一带，沙土地多且贫瘠。那几年为了能吃上白面馍，记得每到麦子收割时节，哥姐就拉着我已收割的麦茬地里捡麦穗。那时庄稼地还归队里管，大人干队里的活，我们小孩就等在地边，等队里把该收获的庄稼收得差不多了，就开禁，大人孩子就疯一样钻进庄稼地，捡拾残余粮食归私有。有次，我穿着姐姐穿小的旧布鞋去拾麦，鞋底被干燥锋利的麦茬穿透，戳伤了脚，鲜血直流，我疼得大哭。姐姐在一旁也大哭，她扭动身子边擦眼泪边埋怨：“咋淌血了呢？那些麦穗，再不去拾，就被别人拾净了，明天咱就捞不着吃白面馍馍了……”

后来几年，能随意吃上白面馍了。干完地里的活到家就拿几个大馒头，从中间掰开，用筷子戳一块母亲晒得油光透红的辣面酱，夹在里面，那滋味甭提多爽口了！以致三十年过去了，咂咂嘴，味道还如昨日氤氲在喉间，回味无穷。

随后我和哥哥相继考上了学，工作、结婚、生子。逢年过节回家，看着村口迎接我们的母亲脚步一次比一次慢了，沉了，心总是莫名地痛，但脸上却挂着幸福的笑，一手搂着母亲，一手指向前面的两层楼房，“回家！吃妈妈蒸的芝麻馅白面馒头去喽……”

今年中秋节，我们把在农村生活的父母接到城里，在酒店里享受了一顿丰盛的团圆宴。我和我的孩子轮番向二老敬酒，不善言辞的父亲感慨万千，直夸党的政策好，让老百姓的日子苦尽甘来。一旁坐着的母亲眼圈红红的，老说要这么多菜干啥，吃不了浪费，要搁以前，上哪去弄这么多好吃的。

是啊，社会发展，城乡差距越来越小，再也不愁吃不饱和穿不暖了。很多时候，衡量生活是否幸福的关键一点恐怕就是舌尖上的满足了。如今，白馍虽说是餐桌上的主食，但在荤荤素素的盘子和大碗面前，早已失去魅力，变得可有可无。但是白馍，不正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，中国老百姓的生活质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的见证吗？

请慢下来

□长丰县新路小学 朱艳

台湾作家张文亮有一篇文章最近很火，文章的名字叫《牵一只蜗牛去散步》，这篇文章不仅触动了家长们，也引发了许许多多教师的思考。“上帝叫我牵一只蜗牛去散步。”这样的题目真的很有意思，让人不由得产生了想赶紧读下去的冲动。文章写道：上帝给我一个任务，叫我牵一只蜗牛去散步。我不能走太快，蜗牛已经尽力爬，为何每次总是那么一点点？我催它，我唬它，我责备它。蜗牛用抱歉的眼光看着我，仿佛说：“人家已经尽力了嘛！”我拉它，我扯它，甚至想踢它。蜗牛受了伤，它流着汗，喘着气，往前爬……真奇怪，为什么上帝叫我牵一只蜗牛去散步？“上帝啊！为什么？”天上一片安静。“唉！也许上帝抓蜗牛去了！”好吧！松手了！反正上帝不管了，我还管什么？让蜗牛往前爬，我在后面生闷气。咦？我闻到花香，原来这边还有个花园，我感到微风袭来，原来夜里的微风这么温柔。慢着！我听到鸣叫，我听到虫鸣。我看到满天的星斗多亮丽！咦？我以前怎么没有这般细腻的体会？我忽然想起来了，莫非我错了？原来上帝是叫蜗牛牵我去散步。

读着读着，我仿佛走进了一个充满宽容、善良、爱心的美丽世界。仿佛闻到了一股暖暖的爱的气息。大家都知道蜗牛背着重重的壳，一步一步地往前爬，而你牵着它散步，必须放慢脚步，跟着它的节奏慢慢地去欣赏沿途的风景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，你会发现原来慢下来，看到的是一种不一样的美。

在长丰，有这样一群人，他们面对的教育对象大多是留守未成年人。教育这类孩子不正像牵着蜗牛去散步吗？在这个艰难跋涉的教育之路上，他们要付出更多艰苦的努力，要付出更多的关爱和耐心，才能让这些孩子一步步走向成功。这一群人就是长丰县新路小学的老师们。长路小学五（2）班有一个男孩叫李凡，父母长期不在身边，哥哥也在初三辍学后去了黑龙江打工，他的爷爷已经过世，李凡和奶奶相依为命。缺少关爱的他迷恋上了网络游戏，曾一度要放弃学业。在去年参加暑期夏令营的时候，班主任张多兰对同学们说，“有谁没有得到过妈妈拥抱的，我来给你一个拥抱。”这个男孩子第一个站出来，当张老师拥他入怀的那一刻，他流泪了，他已经太久太久没有得到过这样的温暖了。但是暑假过后，小李凡没有来上学，张老师赶紧打电话询问，才知道他的奶奶去世了，张老师说，“如果你当时打电话给我，我一定会接你到我家住一段时间。”李凡的爸爸妈妈叫他去他们所在的城市上学，可是他舍不得张老师，不愿意去。最后在张老师的劝说下，李凡的妈妈辞去了薪水丰厚的工作回到了小李凡身边。小李凡回到学校后仿佛换了个人似的，通过努力，很快由班级倒数冲到了前几名。

在长路小学诸多关爱留守未成年人的案例中，类似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。长路小学的老师们就像牵着一只只蜗牛在散步，陪着这些可爱的小“蜗牛”静静体会生活的滋味，倾听他们内心声音在俗世的回响，和孩子一起走过他孩提时代和青春岁月。

如果你是家长，请你一定要读一读《牵一只蜗牛去散步》，你就会发现你的孩子就像文中那些可爱的小“蜗牛”，它们的眼光是那么的率真，它们的视角是那么的独特！你还会发现这些小“蜗牛”在不知不觉中向我们展示了生命中最美好的一面。我们又为何不适时地放慢脚步，放下成年人的主观想法，陪着孩子们静心品味生活的滋味，这其中成就的，除了孩子，更多的是我们自己。

如果你是老师，也请你一定要读一读《牵一只蜗牛去散步》，你一定能感觉到有股温柔的力量，让内心的浮躁慢慢平和下来。你会去理解孩子，去解读孩子，你会在不知不觉中放慢脚步，耐心地等一等，给孩子一点时间，也给自己一点时间，以一种宽容的心态对待他们的弱点，以一种接纳的态度对待他们的个性。也许等待之后，我们真的可以看到别样的风景。这是牵着“蜗牛”散步最真切的感觉，苦在其中，也乐在其中。

天池遇雪图

王松/作

□合肥师范附小四小